

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吕伟 选编



13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3)

罗治华 吕 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(13) / 罗治华 吕伟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7. 4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-81029-449-0

I. 外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25 字数: 9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5001—20000 册

全卷 25 本 总定价: 125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卡尔美拉	亚米契斯 (1)
阿根廷蚂蚁	卡尔维诺 (47)
瓦伦蒂诺	金兹布格 (87)

卡 尔 美 拉

亚米契斯

—

我准备叙述的故事，发生在距离西西里约摸 70 海里的一座小岛上。

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在这个孤岛上，仅仅有一个小市镇，居民还不到 2000 人，其中包括三、四百名流放的犯人。为了这些人的缘故，岛上驻扎了由一名中尉率领的一支小分队，40 来名士兵；他们每 3 个月换防一次。士兵们在岛上的生活极其惬意舒适，除去警卫军营和监狱，偶尔需要执行巡逻任务和操练一番以外，实在清闲得很。而这里的酒却是那么醇美诱人，一瓶才不过 4 个索尔多^①。更不用说那中尉，他享受着最充分的自由，悠闲逍遥，难怪他踌躇满志地说：“我是全岛武装力量的总司令。”

司令部设在本镇广场，两名宪兵在司令部当差，任军官驱遣。市中心一座漂亮的公寓，供他免费居住。上午，他上山打猎消遣时光；午饭以后，他跟当地的那些要人在书房里聚会；傍晚，他驾一叶扁舟，在海上遨游。他吸的烟是 200 铜元一支的高级雪茄；他的穿着完全凭他的喜好，无所顾忌。总之，他生活美好，称心如意，仿佛每天都是喜庆节日

似的。唯一的美中不足，是他觉得这等幸福的生活顶多只能持续 3 个月。

市镇座落在海边，它有一个小小的港口；每隔 15 天，行驶于突尼斯和特拉帕尼^②之间的邮轮在港口停泊。间或也有别的轮船停靠。大概是过往船只罕见的缘故，因此每当它们驶进港口的时候，小镇钟楼的太钟就当地当地敲响了，居民们纷纷涌向海边，仿佛是去观看节日的戏剧演出。

小镇的外表颇为简单朴素，但惹人喜爱。特别是它的中心广场，像所有乡村的广场一样，对于习惯城市生活的人来说，其实不过是一个庭院。一条笔直、狭窄，长不过一箭之遥的大街，把广场跟海滨联结起来。所有的商店、公共机关都集中在广场上。当时，镇上共有两家或者说至少有两家咖啡店；一家是镇长和其他官员、绅士光顾的场所，另外一家的顾客是平民百姓。中尉下榻的那座公寓，座落在广场的近旁，面向大海；从海滨到小镇中心，地势明显地逐渐升高，因此，从他的房间的两扇窗子放目远眺，可以清晰地瞧见港口、大海，长长的一段海滩和遥远的西西里岛上的碧森森的山峦。

岛上的其他地方都是火山，一望无际的茂密的橡胶树林。

3 年以前，一个明丽的 4 月早晨，开往突尼斯的一艘邮轮驶进了这个小镇的港口。它刚一出现，钟声就当当不停地敲响起来，岛上的人都一窝蜂朝码头奔去，其中有分队的士兵、军官、镇长、法官、教区神甫、警察局长、税务局长、港务局长、宪兵队长，以及在小分队服役、替犯人看病的年轻的大夫。两只驳船驶近邮轮，把 32 名士兵和一名军官接

到岸上。军官年纪很轻，神情洒爽，白皙的脸庞，金色的头发，温雅和平；他跟前来迎接的军官紧紧地握手，彬彬有礼地回答官员们热情的欢迎。然后，走在他的士兵队列的前头，在两旁好奇的群众的注视下，进入市镇。

把士兵们安置完毕，他立即返回广场；一群官员正在那里等候他。镇长显得异常热情、亲昵，而又略微带点庄重的神气，半严肃半快活地逐一向他介绍欢迎者。客套的仪式结束以后，官员们各自散去，军官独自留下，由他的前任陪同，去他下榻的寓所。即将离开的军官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，新到的军官想尽快安置下来，也帮助他检点。一个小时以后，一切全安排好了。

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，原先的那支驻防部队，由刚到的分队陪送到港口，离开了小岛。年轻的军官跟他的前任告别以后，立即返回寓所。长途旅行的疲困，整整一天的奔波忙碌，累得他眼皮发沉，懒懒地睁不开来，他赶紧上床躺下。不多一会功夫，他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军官走出了寓所。在广场上还没有走上十来步路，他忽然觉得他的军服的衣边被人轻轻地拉扯了一下。他倏地转过身来，只见距离他两步远的地方，一个身材苗条娟秀、仪容美丽的姑娘，衣着破烂，头发凌乱，像一个立正的士兵似的，笔直地、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向他敬礼。她的一双大眼睛泛出明亮的光彩，漆黑的瞳仁凝定着他的脸孔，向他嫣然微笑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军官以惊愕而好奇的神色打量她，问道。

姑娘并不答话，只是痴痴地瞧着他，继续把手举在前额，保持行军礼的姿势。

军官只得耸耸肩膀，继续朝前走去。才走得十来步路，忽然觉得他的军服又被轻轻地拉扯了一下，他于是再次转过身来。姑娘仍然像立正的士兵笔直地站着。他环视了一下周围，瞧见附近有人在观看这有趣的场面，发出窃窃的笑声。

“你要干吗？”他又一次问道。

姑娘伸出手来，用食指指着军官，笑吟吟地说：

“我要你。”

“她大概有点儿怪毛病。”军官暗自思忖。于是从衣兜里掏出几枚索尔多，伸手递给她，准备转身离开。可是，那姑娘却抬起一只手臂，弯在胸前，仿佛想用胳膊阻挡向她递过来的手掌，又大声重复一遍：

“我要你。”

她开始使劲地跺脚，用双手乱揪自己的头发，涕泣呜咽起来，发出喑哑、单调的声音，像佯装哭泣的小孩子似的。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。军官瞧瞧人群，又端详一番姑娘，然后又瞧瞧人群，终于又迈步继续朝前走。

他几乎自由地穿过了整个广场；可是，当他刚走到通向港口的那条大街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而轻微的脚步声，一个带着某种奇怪音调的柔和的声音，在他的耳边款款地说：

“我的宝贝！”

他蓦地打了个寒噤，一阵战栗掠过他的全身。他不敢回

转身子，赶忙加快了脚步，急急朝前走去。那甜蜜的声音又叫了一遍：

“我的宝贝！”

“够了！”他终于遏制不住愤怒，猛然转过身来，大声对姑娘喝道，“别再纠缠我了。去干自己的事儿。明白了吗？”

姑娘显露出受到委屈的痛苦神色，随后又微笑着向前移动一步，伸出手来，仿佛要亲昵地抚摸那急速闪过身子的军官，轻声地说：

“别生气，亲爱的中尉。”

“走开，我命令你。”

“……你是我的宝贝。”

“走开，要不我把士兵叫来，把你关到监牢里去。”他指着站在街角的几个士兵说。

姑娘踩着缓慢的步子走开了，可是一双眼睛依然痴痴地斜睨着军官，嘴唇不断地噙动，发出微弱的喃喃自语：

“我的宝贝！”

“真可惜！”中尉走在通往港口的大街上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挺可爱的一个姑娘。”

姑娘确实美丽可爱。她是西西里女子特有的大胆、热情的美的代表。她们蕴含的爱，与其说启发人的情窦，毋宁说对人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，往往只消她们那满含深情、凝视的眼神的一瞥，仿佛就足以洞穿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，使对方全部勇气冰消瓦解。她的眼睛和头发乌溜溜的，前额宽阔，显出沉思的神态；眼睫毛和嘴唇不时急促地颤动，洋溢出生气和活力。她的声音略约显得倦乏、沙哑，甜蜜的笑容混和着些微痉挛，每次微笑之后，她的嘴唇和眼睛都要继续

呆呆地张开嘴。一会儿，他面露愁容，走开了。

三

“为什么不把她关起来呢？”那天晚上，军官跟大夫在那家高级咖啡馆聚会，向他叙述了早晨遇到的怪事，然后问道。

“您想把她关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大夫回答，“市镇政府曾经提供经费，把她送到西西里一家医院，治疗了一年多；后来，眼看这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和钞票，就又把把她接了回来。那里的大夫断言，要治好她的病几乎没有希望，或者说希望甚微。在这里，她至少还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自在；人们都情愿宽恕她，可怜的姑娘，让她自由行动，因为除去对待军人，她并不惹人厌恶。”

军官很惊奇，忙问她何以偏偏只找军人的麻烦。

“唉，你晓得，要讲清楚这段历史也颇有点难处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；特别是老百姓，他们不满足于简单而纯粹的事实，总喜欢添上一点自己的想象。不过，比较真实可信而又得到本地某些官员证实的情形是这样：

“3年以前，像您一样担任驻岛部队的军官，是个极其风流的俊俏青年，他弹得一手好吉他，唱歌犹如天使一般优美。军官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爱慕之情；当时，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，她都是岛上最美丽动人的姑娘……”

“确实美丽动人，”军官脱口插了一句。

“或许多少由于军官的优美歌喉的魅力——这里的人喜爱唱歌和音乐简直像是着了魔；或许多少由于他担任全岛武

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威职务的影响；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，军官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，这个姑娘，出于人情之常，也爱上了他。想必您也可以理解，这一对情人的相恋，是怎样的爱情啊！跟她们炽热的爱情比较，火山的熔岩简直也相形见拙；其间还交织着嫉妒、冲动、狂热和悲剧。

“姑娘的家里只留下了母亲，一个可怜的女人，她无意多管闲事，完全听任女儿自行其是。因此，您不难想象，她享有何等充分的自由……小镇上的人不断窃窃私语。自然，姑娘的举止引起了人们的猜疑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；不过，事实证明了这些怀疑是站不住脚的，何况，所有的人现在都确信和异口同声地说，姑娘和军官之间不曾发生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。说实在的，这很奇怪，甚至有点令人难以置信，因为曾经传说他们有整整半天时间单独厮混在一起。不过，应当考虑到这个地方的特点，姑娘们热情得像一团火，奔放不羁，整天价跟恋人们打在一起；表面上看，她们压根儿不晓得什么是谨慎、端庄，实际情形却正好相反，她们像贞女一样坚强刚毅，绝不轻易委身相从。”

“算了，不必再扯远了。事情的真相是这样，军官曾经向姑娘许诺要娶她为妻，她自然对这个诺言深信不疑，禁不住心花怒放，不知不觉飘飘然起来。您晓得，确实是这样。据说有好些日子，人们确实很担心她因为头脑发热而惹下乱子。有谁能够预料，赋有这种气质的女子，她的爱情之火究竟会燃烧到什么程度呢？有时，她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，对另一个姑娘产生嫉妒之心，假使你不曾小心地避开这个姑娘，她就会找上门去拚命，或者给人家一番颜色看看。就在这家咖啡馆的对面，我曾经瞧见她，当着许多人的面，

着实大闹了一场。这不是唯一的例子。假使别人的女子打她心爱的军官的公寓前面经过，朝窗子张望一下，或者，在路上遇见军官的时候，转过身子来朝他投了一瞥，她一定会跳将起来，扬言要做出不明智的事情来。

“终于，部队换防的一天来到了。军官信誓旦旦地保证，过三、四个月就回来接她。姑娘信以为真。军官离开了小岛。从此，一去不复返，杳无音讯。可怜的姑娘病倒了。或许，随着余下的一线希望的逐渐消失，她后来也慢慢地恢复了健康，强让自己忘记过去的一切。不料，正当她的病即将彻底治愈的时候，不晓得她怎么得知了她的恋人结婚的消息。这真是突如其来而又致命的一击。于是，她发疯了。这就是事情的始末。”

“那么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正像我对您说的，她被送到西西里的一家医院；最后又回到这个小岛，至今已一年多了。”

一个士兵出现在咖啡馆门口，招呼大夫。

“其余的事容我以后再跟您细谈，再见。”大夫说完，便起身离开咖啡馆。

军官站起来跟大夫告别，腰间悬挂的佩剑猛地碰击了桌子。过了片刻工夫，只听得从广场传来了一个声音：

“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！他在里面呢。”

几乎是同时，失去了理智的姑娘在咖啡馆的门槛上出现了。

“把她撵走！”军官仿佛受到弹簧的推动，霍地从椅子上蹦起来，大声命令。

姑娘被赶出了咖啡馆。

“我上公寓去等他！”逐渐远去的声音清晰地传来，“我上公寓去等他，我亲爱的军官！”

四

卡尔美拉和妈妈住的一间茅屋，在小镇的尽头；邻近有两三家农户。妈妈靠着缝缝补补的活儿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女儿最初发疯的时候，家里还不时获得小镇的一些富裕人家的周济；如今，这种布施已经断绝许久了。那些施主们终于明白，他们的援助确实没有产生什么应有的效果，因为卡尔美拉整天在外游荡，连吃饭、睡觉都不愿意呆在家里，也没有法子叫她把穿上了的新衣服哪怕完整地保持一个星期。不用说，母亲是多么悲酸凄愁，她曾经顽强不屈地努力，希望女儿病情每天都能有点好转；可是，这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有时，在母亲的一再恳求下，可怜的女儿温顺地让母亲给她穿上一件新衣服，但眨眼的工夫，忽然发起性子，把衣服撕破，扯碎，一件好端端的衣服糟蹋成了破布条。也有的时候，妈妈刚刚把她的头发梳妆得整整齐齐，光滑乌亮，她却把两只手叉到头发里去，顷刻之间把美丽的秀发弄成乱糟糟的一团，成为披头散发的疯子。白天，卡尔美拉大部分时间在荒芜的悬崖峻岭间流浪，独自用手指比划着，喃喃地自言自语，放声地狂笑。打那里经过的宪兵，常常远远地见到她全神贯注地用碎石垒起一座座小塔，或者毫不动弹地坐在峭拔的礁石上，呆呆地眺望大海，或者仰面躺在地上，昏昏入睡。假使她发现这些宪兵，不管他们怎样向她打招呼，她全不理睬，既不说一句话，不做一个动作，也没有一丝笑

容，只把目光定定地停留在他们的身上，直到他们的踪影远远地消失。事情还不止于此。有时，当宪兵们走得很远的时候，她忽然抬起双手，做出举枪瞄准，向他们射击的样子，而且总是带着很严肃的表情。她对驻守小岛上的士兵们也是这样，从来不曾有人见到她在士兵队伍前面停留下来，跟他们谈话，向他们微笑。她从士兵的队伍前面经过，或者夹在他们的队伍里行走，丝毫不理睬士兵们寻她开心的戏语，也不扭过头朝他们瞧瞧。没有一个人胆敢触动她，哪怕是碰一碰她的手指头或者拉扯一下她的衣服，因为据说她曾经给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重重地赏了几记耳光，在他的脸颊上留下了5个指印。

卡尔美拉不管在哪里，只要一听到军鼓声，立即闻声跑去。士兵们从小镇开到海边去演习，她一路紧紧尾随。几名中士喊着口令，指挥操练，中尉站在不远的地方监督；她悄悄地站在一边，极其严肃地模仿士兵们的动作，还用一根拣来的棍子当步枪，做出扛枪、射击的种种姿势，并且低声地重复中士喊的口令。随后，她突然扔掉棍子，走到中尉身边打转儿，痴痴地打量他，满含深情地对他微笑，用最温柔的称呼，轻声细气地喊他，还用手掌遮掩嘴唇，不让士兵们听见。

当她留在镇里的时候，她几乎总是到广场去，站在军官寓所的大门前，做出种种滑稽可笑的动作，逗得围聚在她身边的孩子们哈哈大笑。她忽而把一顶纸糊的圆柱形的宽边高帽子歪斜地戴在自己的头上，手里拄一根粗木棍，用浓重的鼻音嘟嘟囔囔地说话，扮演镇长走路的怪样子。忽儿，她把几片长长的纸条披挂在头发上，目光低垂，嘴唇抿得紧紧

的，一只手在胸前晃来晃去，仿佛摇扇子似的，轻慢地扭动腰肢，模仿镇里几户有钱人家的夫人节日里上教堂去的姿态。也有的时候，她在兵营外面拣到一顶被士兵扔掉的破军帽，戴在头上，把头发统统塞进帽子里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一直遮到眉梢，然后伸出细嫩的胳膊，叉在腰间，嘴里哼哼军鼓的声音，像一个刚入伍的循规蹈矩的士兵，跨着缓慢、有节奏的步伐，板着脸孔，神色极其严肃地围绕广场转游两圈儿。

不过，时至今日，无论卡尔美拉做什么，或者说什么，人们已经不再感兴趣了。孩子们，特别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小鬼，是她的仅有的忠实观众。但是母亲们都让他们站得远远的，因为卡尔美拉有一天突然一反常态，不晓得受到什么古怪念头的驱使，冷不防地拽住一个约摸8岁的小家伙，她的观众中最漂亮的一个小男孩，发狂似的亲吻他的脸颊、脖子，以至栗栗恐惧的小男孩认为卡尔美拉要把他掐死，大声惊呼和号啕大哭起来。

偶尔，卡尔美拉也上教堂去，像其他信徒一样虔诚地下跪，双手合十，喃喃地不晓得念叨什么词句。不过片刻工夫，她便嘻笑嚤嚤，恢复了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做出一些古里古怪的、不敬神明的动作。于是教堂的圣器看管人不得不上前攥住她的胳膊，硬是把她推出教堂去。

她曾经有一副甜润的歌喉，在丧失理智之前，她的歌声委实清丽动人。自从遭遇那不幸之后，她便只会含糊不清地、翻来覆去地哼哼小曲。她喜欢倚在她的茅屋的门槛上，或者在中尉公寓的楼梯口席地而坐，胡乱地吃些无花果，这或许是她唯一的营养品。

愁闷，有时也袭扰卡尔美拉。于是，她收敛起笑容，沉默寡言，对任何人都板起脸孔，甚至连那些小孩儿也不理睬。她像狗儿一般地蹲在家门口，把脑袋埋进衣服里，或者用头巾把脸孔蒙上，任凭周围有什么声音响动，毫无反应。不过，这种情况极其罕见；卡尔美拉几乎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快活的。

正如我前面叙述，她并不把士兵们放在心上，甚至不正眼瞧他们一下；她的全部温情都倾注于军官们。自然，她也绝非对所有的军官都一样地温情脉脉。打她从医院回来以后，驻守岛上的小分队已经调换了6批到8批，带队军官的年纪、相貌、气质互相差异，各各不同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卡尔美拉对那些比较年轻的军官，怀有更深的感情。诚然，她把这些军官统统称作她的“宝贝”和她的“爱人”，其实她都有极其明白的计较，晓得区别对待品貌堂堂的同长相丑陋的军官。

一个较早地来到岛上的中尉，约摸40来岁，长着一个大鼻子，一双凶神恶煞似的眼睛，挺着滴溜溜圆的大肚子，说话的声音仿佛打雷，就从来不曾得到卡尔美拉的青睐。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卡尔美拉曾经对他说了几句温柔的话语；不料，这个军官大为恼火，用很难堪的话回答她，还挥手做了个威胁的动作，让她明白，最好就此罢休，不再打扰他。她果然不再纠缠他，不过，每当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，仍然尾随不舍；晚上，倚坐在他公寓的楼梯口，默默地度过许多小时。卡尔美拉进进出出军官的公寓，一句话也不对他说，但又痴呆地坐在那里不愿走开。这个军官离开小岛之后，又来过另外两三个相貌、性格、作风都跟他相近的军